

## ※ 書刊評介 ※

# 《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製與特點

丁 紅\*

### 一

在中國書籍文化史上，重視善本書、為善本書單獨編目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現存最早的完整意義上的善本書目，一般認為是清初錢曾所撰《讀書敏求記》；公共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編纂歷史，則可追溯到繆荃孫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目錄》<sup>①</sup>。

浙江圖書館自一九〇〇年建館以來，章箴、陳訓慈、張宗祥、毛春翔等前輩皆十分重視古籍善本的收藏及其目錄的編製，近百年中先後編製了十餘部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在國內文化界和圖書館界享有一定的聲譽和影響。

一九七八年國家展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製工作，浙江圖書館選出約三千部古籍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篩選活動。在具備了相應的工作基礎，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後，館內又於一九八〇年開始編製《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過十年努力，一九九〇年戛然而成編；一九九七年經過進一步校對和增補，目前正在排印出版中。筆者有幸參加了這一工作，僅此就《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製基礎及其基本特點談點看法。

### 二

建館一百年來，浙江圖書館編製館藏古籍善本書目主要有以下六次十二種：

---

\*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①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393。

一九〇〇年浙江圖書館前身杭州藏書樓成立，第二年即編有《杭州藏書樓書目》一冊<sup>②</sup>，於一九〇二年刊行。該目收書七百二十種。時處清皇朝晚年，舊學沈淪，新學漸興，故是目所著錄多為新學時事實用之書。

一九〇三年在邵章等人的倡議下，把杭州藏書樓擴充改建成立浙江藏書樓<sup>③</sup>，由楊復於一九〇七年編有《浙江藏書樓書目甲乙二編》<sup>④</sup>。是目甲編收舊學之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設有子目，收書共一千一百七十一種。乙編為新譯書，分十六類，附日文書。但因著錄多為西學新書和當時刻本，舊學著述鳳毛麟角，無善本書目可稱。

一九〇九年藏書樓改稱圖書館，一九一二年浙江藏書樓改稱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箴先生長館務，因正值開創之初，絀於經費，舊刻珍籍收藏較少，只收得宋刻明修本（如《周禮注疏》、《禮記》、《春秋左傳注疏》等）以及其它元明刻本、抄稿本若干種，故編目未標善本之名<sup>⑤</sup>，而採取章箴先生的建議，把館藏古籍分為「保存」和「通常」兩大類，用「保存」二字代表善本書籍，以區別於通常書籍。同時又把「保存」類書籍分成二種，文瀾閣《四庫全書》入甲種編目，其它古籍善本入乙種編目。這樣，除了《四庫全書》以外的「保存」類古籍，被編成《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目錄四卷》一冊<sup>⑥</sup>，其中收善本書近三百種，實為浙江圖書館編製的第一部館藏古籍善本書目。一九一八年又輯《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書目續編四卷》<sup>⑦</sup>。一九二一年冬，章箴先生綜合數年來新收的書，依類增補成新目《重訂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目錄四卷》二冊<sup>⑧</sup>，收錄善本書四百餘種。以後於一九二九年又編製《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續編五卷》一冊<sup>⑨</sup>，收錄新收被視為善本者約一百八十種。這也是浙江圖書館編製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史上正式題有「善本」二字之始。但此目真正善本書頗少，後繼館長陳訓慈題云：「凡斯輯錄，並以佳刻有限，

② 邵章：《杭州藏書樓書目》（杭州：杭州藏書樓，光緒廿八年）。

③ 清末所謂的藏書樓，即現在所稱的圖書館。

④ 楊復：《浙江藏書樓書目甲乙二編》（杭州：浙江藏書樓，光緒卅三年）。

⑤ 張宗祥：《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甲編四卷·序》（杭州：浙江圖書館，1956年）。

⑥ 章箴：《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書目四卷》（杭州：浙江公立圖書館，1915年）。

⑦ 章箴：《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書目續編四卷》（杭州：浙江公立圖書館，1918年）。

⑧ 章箴：《重訂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目錄四卷》（杭州：浙江公立圖書館，1921年）。

⑨ 章箴：《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續編五卷》（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1929年）。

頗及清初名刻，甚或旁採晚清影印本，體例微失之泛，學者病焉。」<sup>⑩</sup>

一九三二年陳訓慈先生來浙江省立圖書館典掌館務後，在收購古籍珍本方面，確定了南北訪求方針，日積月累，珍本所得漸多。杭州壽松堂孫氏舊藏宋紹熙本《名臣碑傳琬琰集》就在那時入藏的。鄉賢著述罕傳抄稿本也頗有購蓄，長興詒莊樓王修所贈圖書中亦不乏善本書，又接受零星所捐珍本不可勝計。陳訓慈先生考慮到舊的善本書目已不適用，就囑咐毛春翔先生審校新舊所收宋元明刻本、稿本、精抄本。毛春翔先生考「著者之時地，核卷冊之數目，錄皮藏之圖記，訂版刻之異同」<sup>⑪</sup>，並有張崑、夏定域兩先生左右協助，商定義例，於一九三六年纂成《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四卷》<sup>⑫</sup>，收錄善本書六百五十八種。承前人甲乙分編的先舉，毛春翔先生也將善本書按甲乙二編編目，故此後不久，毛春翔先生又編製了《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sup>⑬</sup>。由於抗日戰爭爆發，乙編未付刊印。甲編收錄宋、元、明刻本、稿本以及清校本，乙編收錄清初內府刻本、明刻清修本、明季坊刻本、清代稿本、抄本以及罕見刊本，甲乙二編共收錄館藏善本書一千數百種<sup>⑭</sup>。

全國解放後，浙江圖書館又大量蒐購海內外私家藏書。其中較著名的有南潯嘉業堂、龍游寒柯堂、上虞枕湖樓、四明蔡氏墨懈樓、海寧衍芬草堂、餘姚梁弄五桂樓以及抹雲樓等的舊藏。當時除文瀾閣《四庫全書》外，其它善本書增加到四千七百餘種。鑑於這種情況，毛春翔先生又主編了《浙江圖書館特藏目錄甲乙二編》<sup>⑮</sup>（「特藏」即為善本書），於一九五六年底以油印本形式問世。一九六三年毛春翔先生再編《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續編》<sup>⑯</sup>，也為油印本，收入善本書五千八百二十九部。一九六五年毛春翔先生把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三年所編書目重加考訂篩選，編成新的《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甲乙二編》手稿本<sup>⑰</sup>。甲編收二千六百六十一部，

<sup>⑩</sup> 陳訓慈：《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四卷·序》（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年）。

<sup>⑪</sup> 同前註。

<sup>⑫</sup> 毛春翔：《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四卷》（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年）。

<sup>⑬</sup> 同前註。

<sup>⑭</sup> 同前註。

<sup>⑮</sup> 毛春翔：《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甲乙二編》（杭州：浙江圖書館，1956年油印本）。

<sup>⑯</sup> 毛春翔：《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續編》（杭州：浙江圖書館，1963年油印本）。

<sup>⑰</sup> 毛春翔：《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甲乙二編》（杭州：浙江圖書館，1965年手寫本）。

乙編收三千零一十六部。

其後，浙江圖書館仍堅持博搜廣採的方針，古籍圖書大有增加，主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接收了浙江大學收藏的原嘉業堂舊藏和原英士大學舊藏，也接收了徐行恭、馬一浮、朱師轍、陳漢章等私家藏書，館藏古籍善本驟然增加了一千餘種。館內遂於一九七〇年編製《浙江圖書館善本新編目錄》一冊<sup>⑱</sup>，由於倉促成書，著錄甚為簡單，且欠正確。

這些浙江圖書館古籍與善本書目，不僅為了解館藏善本書提供了指引，在編製理論方面也有許多特點值得探討，有許多好的經驗值得借鑒。有關上述館藏古籍善本書目的介紹，筆者另撰有題為《浙江圖書館古籍與善本書目解題》的文章。

一九七八年起，國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編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工作。在學術界的支持下，工作小組對古籍善本的定義、範疇、內容有了新的標準。這也對浙江圖書館編製善本書目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們還沒有正式編製出版過一部完整的浙江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其次，在使用的六十年代編製的舊善本書目需對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收書範圍、版本鑑定、類目歸屬、分類系統等按新的要求進行更改、調整和增補；再次，舊目錄分成甲乙兩個等級，客觀上等於存在著兩個體系，而把同一性質的圖書分放兩個書庫，藏書體系及保管使用均覺不便；此外，新收藏古籍善本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善本書的收藏量已相對固定。因此，編製一部新的《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是勢在必行、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當時館內一些剛參加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製的老同志都還健在，積極性特別高，他們既有學問又有工作經驗；而經過編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鍛煉培養了館內的一批年青專業人員。當時全館上下都有這樣一種自信，即依靠浙江圖書館老中青專業人員的力量，在國內權威的支持下，完全有能力編出一部體系完整、著錄正確、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較為理想的善本書目。

一九八〇年浙江圖書館在基本結束《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以後，在當時的業務領導邱力成及以後李性忠的主管下，著手籌備編輯《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何槐昌起草〈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收錄範圍〉、〈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分類目錄組織條例〉和〈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條例〉，吳啓壽起草《凡例》；目錄具體編纂也由何、吳二位先生先後主持，積十年之功，終於一九九

<sup>⑱</sup> 浙江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善本新編目錄》（杭州：浙江圖書館，1970年手寫本）。

○年基本完成，收入善本書計五千四百四十六種，五千七百五十九部、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八冊。一九九七年又增補了一部分普藏書庫和嘉業堂書庫中屬善本級的古籍，合計收入善本書達六千三百餘種，目前正在排印之中。

### 三

這一新的善本書目，以浙江圖書館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編製的舊善本書目的甲編、乙編、續編和新編為基礎，將四編合為一體，重新分類著錄，定名為《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以下簡稱《浙善目》）。其特色，據筆者個人之見，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 （一）入收書目精校續勘

《浙善目》著錄浙江圖書館館藏善本書，著重收錄具有歷史文物性、藝術代表性、學術資料性的古籍善本。其收錄範圍包括以下方面：

- (1)元及元以前刻及抄寫的圖書（包括殘本與零頁）。
- (2)明代刻印、抄寫的圖書。
- (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抄本。
- (4)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 (5)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 (6)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過錄前人批校而有價值的印本、抄本。

全目剔除了甲乙等舊編目錄中不符合善本標準的古籍八百餘種，新增加近二千種，共收古籍善本六千三百餘種，文瀾閣《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不收入在內。

《浙善目》收錄的善本書不僅在數量上超越以往各目，而且質量上也有進一步的提高。一九七八年編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下簡稱《中善目》〕工作開展以來，推動了國內圖書館界古籍整理工作的相互學習交流，為研究和校對一些疑難書籍提供了方便。《中善目》（初稿本）在這次新編目錄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範本，使過去遺留下來的疑難大部分都得以解決，糾正了殘本當全本著錄，以及其它

一些版本鑑別認識上的錯誤。如《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舊目歷來著錄為宋刻本，編製《中善目》時經過核對，方知是元刻本。又如《鄂國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宋岳珂撰，舊目歷來著為元西湖書院刻本，經過核對，實為明嘉靖二十一年洪富刻、三十七年黃日敬重修本。當然《浙善目》也不完全唯《中善目》著錄為是，也對《中善目》著錄浙江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時存在的某些疏漏之處加以糾正。例如《中善目》在沒見到實物時，多參考別的圖書館同書名同行款的著錄而修改著錄，便容易發生問題。如《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元大德十年刻，明嘉靖遞修本，《中善目》收編時僅列為明刻本。又如《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卷二卷，唐柳宗元撰，元刻本，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邊，《中善目》改為明初刻本，經核對《文學山房明版集錦》，與明初覆刻麻沙本不同，卻與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元刻本的行款、版框、書口等特色相同。類似這些情況，《浙善目》均據圖書實物考證著錄。

## (二)類屬合理題名統一

《浙善目》基本按四庫分類法編排。為了讀者查書便捷，又參照《中善目》的分類體系修改。主要體現在：(1)增設叢書類。明清以來，叢書繁多，四庫分類卻沒設叢書類目，只在子部雜家類下設「雜編」一類，並解釋曰「合刻諸書不明體者，謂之雜編。」而《中善目》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另增設「叢書」一部，把「古今著述合肇叢書目」和「國朝一人自著叢書目」歸入此部，《浙善目》仿之，亦設叢書類。(2)在經部和子部之首皆設「總類」。(3)史部紀傳類、子部醫家類、集部總集類及詞類之前皆設叢編，收納單純屬於該類屬性質的叢書。還有戲曲分設「詞」、「曲」二類，子部新增「小說」一類，史部下分「經籍」、「金石」二類等。這些增設使《浙善目》在類屬歸入方面更趨合理。

在編製《浙善目》的過程中，得到許多著名古文獻專家的指導。顧廷龍先生曾提醒：「著錄撰者一定要以卷端為主，這是一條原則，不改書名，有正副撰者都要明確著錄，不能改變。經部主要以『注疏』為正撰者，『疏』本來就是自成爲家，這個發展源流是學術界一致公認的。而史部各注本不同，它有正撰者，各注本是版本不同，而不是撰者有變化。《春秋》不可能把撰者著錄為孔子。如果《史記》不著司馬遷，幾代後就找不到司馬遷了，原著撰者一定要著錄，否則再過幾百年司馬

遷就名不見經傳了。」顧老還一再建議：「明刻殘本最好能收進去，這樣散失的機會就少。抄本出入最大，要摸一摸，有刻本的要查對一下，來源有什麼特點，有多一個序或一個跋的都算是不同的版本，應該收。」<sup>①⑨</sup>顧老的這些想法，對《浙善目》著錄的統一與規範，對收書範圍的寬嚴，都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浙善目》繼承前諸舊目的優點，吸取衆目錄的長處，糾正前輩疏漏之處，力求精確，注重考訂，幾經校對，是浙江圖書館諸善本書目中耗時最長，收發數量最多的一部古籍善本書目。它從一個側面體現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和豐富珍貴的典籍，對了解浙江所存古籍善本概貌及其流傳情況，對今後鑑別和整理善本書，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 （三）寬收浙江地方文獻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文化發達，素有「人文薈萃之邦」的美譽。杭州又是兩宋以來全國雕版印刷的中心，明清時期浙江地方誌的纂修，叢書的纂輯，以及它們的刊印量之大，皆為全國之首。浙江歷代藏書家插架之豐富，歷來聞名海內外，這為浙江圖書館收藏古文獻和鄉賢遺著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如果把古籍撰著者的籍貫分地區統計，就能知道浙江人在中國文獻史上的地位。就清代纂修的《四庫全書》而言，據毛春翔先生統計，四庫入錄的浙江籍人著作有七百九十六種，一萬六千零三十七卷，附《四庫全書》存目著作一千五百零五種，二萬九千零六十一卷<sup>②⑩</sup>，總計著錄種數占全書四分之一弱，卷數占五分之一強。由此可見乾隆以前浙江先賢在中國古文獻史上成就之輝煌。

《浙善目》作為地方館藏目錄，旨在寬收浙江先哲遺著和地方文獻。《中善目》收錄浙江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二千八百八十一種，而《浙善目》載錄六千三百餘種，幾乎增加了一倍半。增加著錄的善本書大部分為鄉邦文獻，包括鄉賢稿本遺著，真可謂集浙江鄉賢遺著薈萃一堂。如諸暨陳洪綬稿本《筮儀象解》、紹興張岱稿本《四書遇》、嘉興柳如是稿本《河東君尺牘》一卷附《戊寅草》和《湖上草》一卷、錢塘吳農祥稿本《梧園集》、山陰沈復燦稿本《別號錄》、海寧查慎行稿本《壬申遊記》、蕭山汪輝祖稿本《龍莊先生詩稿》、嘉興錢陳群稿本《進呈詩副

<sup>①⑨</sup> 1988年10月14日顧廷龍先生在上海圖書館對吳啓壽和本文撰者的談話記錄。

<sup>②⑩</sup> 毛春翔：〈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文瀾學報》第1期（1936年）。

本》、鎮海姚燮稿本《詩問》和《今樂府選》等，均在文史領域內居有顯著的學術價值。

在嚴格按年代劃分定去留的情況下，一些抄本或頗有影響的名家稿本入《中善目》不夠格。但從豐富和保存地方資料角度考慮，這些書籍在地方某一領域內卻很有資料研究價值，因此《浙善目》予以收錄。以清別集為例，《浙善目》共載錄六百四十一種，內含稿本二百六十三種，種數占五分之二強。其中有一部分為現代人抄本、稿本，因採輯備全，又有名家批校，歷來沒有刻印過，獨一無二，甚為難得，故也收在其中。如清初歸安沈炳巽輯《續全唐詩話》一百卷和《全宋詩話》一百卷。《續全唐詩話》幸存，經張宗祥先生整理抄錄。《全宋詩話》久佚難覓，鍾廷瑛曾續輯是書，一九五五年張宗祥先生在琉璃廠書市購得《全宋詩話》稿本，但已殘缺非全稿，僅存一至十三卷，內容至仁宗初年而止，紙條脫落零亂難以為據，張宗祥先生潛心專力重新編輯此書，於一九五八年完稿。兩書歷來無刻本，故浙江圖書館藏本雖是現代人張宗祥先生的抄稿本，因採輯全備，後者還經詞學名家夏承燾先生批校，其史料價值甚高，故也收入《浙善目》。

#### （四）著錄眾多海內孤本

浙江圖書館自一九〇〇年建館以來，歷任館長皆十分注重珍貴古籍的收藏，一九一七年訂立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中，特別提到要盡力收集和保護宋代刻本。但限於館資僅給日用，不能廣致珍本。從一九三六年編纂的《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中，我們了解到當時所藏宋本僅七種；一九七八年編纂《中善目》時，對個別有爭議的版本進行了重新鑑定和定級，現《浙善目》收錄宋刻本十八種二十部。雖然浙刻、蜀刻、建刻均有，但畢竟數量太少。可以自豪自喜的是，明朝史料、明代刻本蔚然大觀，優異珍貴的資料和精美的刻本較多，堪稱浙江圖書館館藏一大特色。據初步統計，明稿本十三種、抄本八十六種，刻本二千四百五十三種，幾乎占了善本書總數的一半，其中明人著作全國孤本一百一十三種。抄稿本中，明來集之的手稿，除已刻印外，幾乎全部存浙江圖書館。明祁彪佳遠山堂諸稿也為數不少。由於以南明史作為收藏重點的傅以禮長恩閣藏書的充實，浙江圖書館南明史料的收藏在大陸也獨占鰲頭。

值得一提的是，《浙善目》收編相當數量的罕見本。收入《中善目》的二千八百八十一種善本書中，一千零八十八種屬全國孤本。有的傳本罕見，有的從本刊



刻。如《魯氏春秋》二十四卷附校勘記二卷，此書記南明魯監國事跡，書成於道光十三年，至咸豐七年始付印，因遭兵事，版片全毀，僅攜出抄本及所梓樣本兩部。《東江疏揭塘極節抄》八卷，明毛承斗輯，明崇禎刻本，傳本罕見。《張氏一家言》不分卷，清初張遺編錄，稿本。遺一名怡，初名鹿微，明登萊總兵可大之子。此為其手輯曾祖、祖、父三世遺著，保存了明代頗有價值的資料。清代把此書列入全毀書目，從未刊行。《繪事微言》四卷，明唐志契撰，明抄本，四冊，論畫頗有精到之見，是著名的畫學要籍，而傳本罕見，與文瀾閣本（補抄本）校之，閣本訛舛缺脫處甚多。又如，《明文海》是一部保存明代文獻的宏編巨著，全國收錄較為完整者僅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浙江圖書館三部抄本，而浙江圖書館本源出於稿本，基本沒被刪改過，所以浙江圖書館收藏的《明文海》要比別本多一千一百餘篇。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只補輯了一百五十九篇，故浙江圖書館的《明文海》是最早、最全、最真的抄本。還有些書既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又係初次在本目錄中披露，如《明文類體》，黃澄量藏，稿本，不分卷，一百三十八冊。全書分為目錄、傳、墓誌銘、行狀、祭文、墓表、碑、贊和議（附公移）。全書皆用明刻本原書作材料，分門別類剪輯成書，大都為明人集子，係屬未刻稿本。此書解放初期自餘姚五桂樓轉藏浙江圖書館。清同治九年，餘姚黃安瀾編的《五桂樓書目》著錄「《明文類體》一百四十冊，自編未梓稿本」，即此書。每卷首端均經剪輯貼補過，剝去原刻書名，粘補上手寫「今文類體」四字，故此書又名《今文類體》，可證其是明人編輯的。劉慎旸先生曾據黃宗羲編輯《明文案》的方法，推測此書係《明文海》在抄錄之前的第一步工作原稿。筆者把是書中凡手寫字樣一一與黃宗羲稿本墨跡核對，結果發現甚不相符，與寧波天一閣藏《明文海》、《明文案》二書的稿本風格也不一致。《明文類體》全書由九十七種明嘉靖到崇禎年間刻本的文集匯輯成冊，其中近三十種屬禁書，有的皆為全毀，大部分《四庫全書》未收。收入《四庫全書》存目的多為罕見本，如《綸扉簡牘》，明高拱撰，五卷，版心中縫有「長洲郭昌言刊」字樣。《餐微子集》，明岳和聲撰。《劉直洲文集》，明劉文卿撰。《萬卷樓詩稿》，明陳于陞撰。《莊學士集》，明莊天合撰。《猗蘭堂詩集》，明方沆子撰。還有《癸丑課翰林館課》、《甲辰課翰林館課》、《新刊辛丑譚翰林館課》、《續補丁未翰林館課》等幾十種。

《浙善目》著錄的其它善本書也頗有特色。子部中醫書載錄一百九十二種，其中二十九種是全國孤本，馳名中外的「青春寶」一方，就是出自浙江圖書館收藏的

《奇效良方》一書。我國套印本中數閱齊伋、凌濛初兩家最著名，因兩家均出於浙西湖州，故浙江圖書館收藏閱、凌兩家套印本最富，二色至五色皆備，充分反映出當時套版印刷興盛一時，在中國印刷史上留下的光輝一頁。

#### 四

《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基本反映了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的收藏概貌。但仍不免有些漏收待收之書，如高麗、日本、越南等國的漢學古籍未能收錄，善本備查書中尚有可選擇入錄者等。筆者認為以後再編《續編》時，盡量補充這些不足，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未能附目錄索引及撰著者索引，不便讀者查閱，也為一憾事，最好能在正式出版前增補入。